



杨花如雪雪如烟

郁 达 夫 情 史

郭文友 著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郁
达
夫
情
史

杨花如雪雪如烟

A HISTORY OF
SINFULNESS
LOVE AFFAIRS

郭文友 著

1 · 成都

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杨 萍

封面设计：SASSOON 工作室

技术设计：何 华

责任校对：伍登富

郁达夫文献研究丛书

杨花如雪雪如烟

——郁达夫情史

郭文友 著

J23-1590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飞鹰彩印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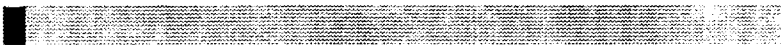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9.375 插页 4 字数 430 千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220-03485-7/I·508 印数：1-10000

定价：25.00 元

前 记



郭文友

郁达夫浪漫，曲折，丰富多彩而又尽皆悲剧的婚恋史，向为人所乐道。五六十年来，有关郁达夫婚恋史的著作，其要者亦有十数种之多。这些著作，皆以记郁达夫与某一人的恋情或婚恋为主（我们或者可以称之为“断片性的著作”），而将郁达夫一生的全部婚恋情况集于一书的专著，则未之见。这些“断片性的著作”，严谨可信者有之；而胡编乱造，哗众取宠，或别怀隐曲，混淆是非者，亦有之。本书在写法上则务求言之有据——有书为证，有案可查，以庶几勾稽出郁达夫一生婚恋的“历史素地”，还原其历史本来面目，或亦以正视听之云耳。由于郁达夫一生所

处的特定环境，其婚恋史与政治背景，社会生活乃至创作生活都密切相关，这方面的材料，在撰写时，亦择要副之。本书作者，当然不敢自诩“良史之才”，对郁达夫婚恋史上的某些是非曲直，每抱“清官难断家务事”的态度，未便径下断语；但“史德”、“史实”却是不可或缺的，胪列材料既富，读者诸君，自能明鉴，相信“公道自在人心”也。

本书于今年一月十八日开始动笔，不数日即逢家慈重病，忧心忡忡，每至一夕数惊。故本书的撰写，不得已而中辍。一月二十八日，家慈竟溘然与世长辞，终年七秩有六。其后则是丧事的料理，墓地的选择，窆窆的营造，迨奉安礼成，所费时日，亦已不少。今守制未毕，而本书交稿期限在即，故近二十余天来，非以日成万余言之功不能竣其事也。昨晚夜半，全书写就，上床之后，仍复难以入睡，遂披衣重起，聊书数语，是为前记。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 记	(1)
第一章 杨花如雪雪如烟	
——郁达夫与赵家小姐	(1)
第二章 只愁难解名花怨	
——郁达夫与后藤隆子、荻田梅野、玉儿	(22)
第三章 别有伤心深意在	
——郁达夫与孙荃	(34)
第四章 扬州旧梦未全忘	
——郁达夫与海棠	(126)

第五章 照影惊鸿水一隈

——郁达夫与王映霞 (154)

第六章 三宿槟城恋有余

——郁达夫与玉娇 (537)

第七章 灵犀一点此传心

——郁达夫与李小瑛 (551)

第八章 老去看花意尚勤

——郁达夫与何丽有 (582)

第一章 杨花如雪雪如烟

——郁达夫与赵家小姐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七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日）子夜，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小名荫生）诞生于浙江富阳县城内的祖传老屋中。郁达夫《自述诗》之一写道：

前生纵不是如来，谪下红尘也可哀。

风雪四山花落夜，寒家丛桂一枝开。

原注：先父常曰：“予育汝辈，犹王公之植三槐也。”

《自述诗》之三又写道：

王筠昆仲皆良璞，久已名扬浙水滨。

生到苏家难作弟，排来行次第三人。

原注：兄弟三人，余居季。

郁达夫在《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又说：

“丙申年，庚子月，甲午日，甲子时”，这是因为近年来时运不佳，东奔西走，往往断炊，室人于绝望之余，替我去批来的命单上的八字。……在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三的夜晚，一出结构并不很好而未完成的悲剧出生了。

光绪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六）丙申，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官办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缔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经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有点儿不容易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施設中，败战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

富阳县位于富春江下游北岸，离省会杭州市八十华里。县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城东还有一座鹤山，风景十分秀丽。富阳秦时称富春县，包括桐庐在内，三国时孙权始置桐庐县。三九四年（东晋太元十九年）以避孝武帝之母宣太后郑阿春和其妻穆皇后春华讳，始改富春为富阳县。后又数易其名，直到九七七年

(宋太平兴国二年)，才定称富阳县。钱塘江的主流经富阳至桐庐一段称富春江。梁代吴均《与朱元思书》^①曾生动地描写过这一带的山水：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里许，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不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横柯蔽日，在昼犹昏；疏条相应，有时见日。

郁达夫的祖传老屋，坐落在富阳县城关下街通往江边的一条石板路的小弄里。这条小弄原名满家弄（或称满州弄、满舟弄），一九四五年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家乡人民为了纪念他，把这条小弄命名为“达夫弄”。老屋原是三开间的破旧木屋，有矮矮的楼阁，达夫兄弟三人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童年时代。在这座面对富春江的波光山影的小楼上，郁达夫读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十四岁的时候，还曾经礼请过一位老先生写了晚唐诗人吴融赞美富春江“一川如画”四个大字挂在这座小楼上。

郁家的祖上，曾经作过宋朝的御医，并且后世都以儒医传家，到郁达夫的曾祖郁品三（字宝珍）和祖父郁仰高（字圣山）都是富阳城里很有名望的中医师，郁达夫的父亲郁企曾（字士

^① 据中华书局影印本《艺文类聚》卷七。

贤)也兼行中医。于听《说郁达夫的〈自传〉》“二 出生”说:

郁达夫出生时,这个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第一是父亲企曾的薪俸和兼医收入。第二是祖遗的一部“庄书”收入。“庄书”本来是一种民间管理田赋的制度,晚清时代曾在江南普遍实行。每个县之下的行政区域分成若干庄(与今日的乡相似),庄内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权登册籍由民间专户保管。这种册籍就称为“庄书”,保管的专户称为“庄书人家”。庄书人家除保管册籍外,还经管所有权买卖过户,向政府申报各户税赋及其变更等事项。办理这些事项,都可以向当事人收取手续费:买卖田地较多的大户、中户,出入庄书人家,经常就餐留宿,有的还横榻吸烟——当日风行一时的鸦片,庄书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中户收取所谓“丰收谷”若干斗、担,按户不等,形成惯例。因此,“庄书”不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权,还是一种颇有收入的财产形式,并可以买卖转让。各庄有贫富之别,庄书的价格亦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个“庄书”一分为二,分成两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部庄书来买卖转让。这种制度的积弊陋规,真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述的。连满清和民国以后的政府也明知而束手无策,听任泛滥。庄书人家的特点是人来客往多,而愈是来往客多,开支当然增大,出息却愈好。郁家这一部半“庄书”,虽属于一般的中等庄,但据说每年收来的“秋丰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粮。第三是祖遗的十余亩田产,自家种了六亩左右以补口粮,农忙时请些短工帮助;还有一半左

右，因十分瘠薄而出租，收入不多。在当时富阳这个小县城里，“大多数的百姓”，既无恒产，但比下有余，可以称得上“中产之家”了。庄书人家，进入衙门户房，何况，据说上代还做过皇帝的医官，当然也不妨自称乡绅。

一九〇〇年，郁达夫五岁（足龄三岁）那年的春夏之交，父亲病歿，家道中落，生活以此困苦不堪。他的《自述诗》之五写道：

人言先父丧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

犹忆青灯秋雨夜，虚堂含泪看兄吟。

原注：三岁父歿时，予正病。青灯雨夜，二兄坐灵帏前吟哦情景，犹历历在予目也。

《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说：

……到了我出生后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亲也因此（指护理达夫操劳过度）以病以死，在这里总算是悲剧的序幕结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儿寡妇的正剧的上场。

于听《说郁达夫的〈自传〉》“二 出生”说得更详细：

郁达夫三岁丧父，家庭起了很大的变化。年老的祖母（郁圣山之妻）尚健在。二位哥哥，长兄郁华（字曼陀）比他大十二岁；二兄郁浩（字养吾）比他大五岁。

一位姐姐郁凤珍，比他大二岁，加上母亲和养女翠花，所谓老幼七口，两代寡妇，一时失去了唯一依靠力量。家庭的三项经济来源，第一项主要收入没有了；第二项，庄书缺了经济管事人，只好长年礼聘一位姓俞的老先生来代办文牒，收入减少了一半。第三项本来是靠天收入，又遭到了孤儿寡妇家所特别易遭受的盗卖、侵占等欺凌。不到三年，就只剩下住屋三间，薄田六亩和纯收入钝减的一部半“庄书”了。一家全靠贤能的母亲艰辛维持，既要张罗庄书人家的人来客往和种田事务，秋后又要抛头露面亲自下乡去收取“秋丰谷”。长兄、二兄已开始上学读书，家庭开支增加了，白天她还要设法在住宅的小弄口铺个摊，经营些小本买卖；夜晚在油灯下又要为成衣、典当铺做些针线活，赚点计件加工钿。但尽管她劳累终日，还是入不敷出，家庭经济迅速下降，以至于到了使年幼的郁达夫“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的程度。

一九〇二年，郁达夫七岁的那年春天，开始进郁家亲友罗氏自设的私塾启蒙。次年春，改入附设在学宫（孔庙）的魁星阁书塾。两年的蒙馆之后，又改入公立书塾春江书院。书院实际上是高一级的书塾，即所谓“经馆”之属。这时，他开始接触古典文学，已能赋诗。《自述诗》之六：

九岁题诗四座惊，阿连少小便聪明。

谁知早慧终非福，碌碌瑚琏器不成。

原注：九岁作韵语，阿母抚予肩曰：“此儿早慧，恐非大

器。”

就是指的这段时间的事。一九〇六年春，由春江书院改建的富阳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开始正式招收第一届新生。但郁达夫未同时进入学堂，直到一九〇八年春，十三岁的时候，才开始进入高等小学堂读一年级，初为该校第三届学生。在全校的学生中，他的身体和年龄都是最小的一个。一年级期末，郁达夫以成绩优异，平均超过了八十分，受到堂长（校长）和知县的提拔，跳过一级，所以次年（一九〇九年）即径入三年级，这件事，曾在家里引起了一场风波，并一度轰传于富阳城内。

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十三岁的郁达夫，初识赵家小姐，性意识开始萌动，一种同水一样的淡淡的春愁，竟恼乱了他两年的童心。他在《水样的春愁——自传之四》中写道：

因为一班之中，我的年龄最小，所以自修室里，当监课的先生走后，另外的同学在密语着哄笑着的关于男女的问题，我简直一点儿也感不到兴趣。从性知识发育落后的一点上说，我确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最低能的人。又因自小就习于孤独，因于家庭的结果，怕羞的心，畏缩的性，更使我的胆量，变得异常的小。在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一位同学，年纪只比我大了一岁，他家里有几位相貌长得和他一样美的姊妹，并且住得也和学堂很近。因此，在校里，他就是被同学们苦缠得最厉害的一个；而礼拜天或假日，他的家里，就成了同学们的聚集的地方。当课余之暇，或放假期里，他原也恳切地邀请过我几次，邀我上他家里去玩去；但形秽之感，

终于把我的向往之心压住，曾有好几次想决心跟了他上他家去，可是到了他们的门口，却又同罪犯似的逃了。他以他的美貌，以他的财富和姊妹，不但在学堂里博得了绝大的声势，就是在我们那小小的县城里的几位相貌比较艳丽一点的女性，个个是和他要好的，但他也实在胆大，真会取巧。

当时同我们是同年辈的女性，装饰入时，态度豁达，为大家所称道的，有三个。一个是一位在上海开店，富甲一邑的商人赵某的侄女；她住得和我最近。还有两个也是比较富有的中产人家的女儿，在交通不便的当时，已经各跟了她们家里的亲戚，到杭州上海等地去跑跑了；她们俩，却都是我那位同学的邻居。这三个女性的门前，当傍晚的时候，或月明的中夜，老有一个一个的黑影在徘徊；这些黑影的当中，有不少却是我们的同学。因为每到礼拜一的早晨，没有上课之先，我老听见有同学们在操场上笑说在一道，并且时时还高声地用着英文作了隐语，如“我看见她了！”“我听见她在读书”之类。而无论在什么地方于什么时候的关于这一类的谈话的中心人物，总是课堂上坐在我的左边，年龄只比我大一岁的那一位天之骄子。

赵家的那位少女，皮色实在细白不过，脸形是瓜子脸；更因为她家里有几个钱，而又时常上上海她叔父那里去走动的缘故，衣服式样的新异，自然可以不必说，就是做衣服的材料之类，也都是当时未开通的我们所未曾见过的。她们家里只有一位寡母和一个年轻的女仆，

而住的房子却是很大很大。门前是一排柳树，柳树下还杂种些鲜花；对面的一带红墙，是学宫的泮水围墙，泮池上的大树；树叶垂到墙外，红绿便映成着一色。当浓春将过，首夏初来的春三四月，脚踏着月光下石砌路上的树影，手捉着扑面飞舞的杨花，到这一条路上去走走，就是没有什么另外的奢望。也很有点像梦里的游行，更何况楼头窗里，时常会有那一张少女的粉脸出来向你抛一眼两眼的低眉斜视呢！

此外的两个女性，相貌更是完整，衣饰也尽够美丽，并且因为她俩的住处接近，出来总在一道，平时在家，老也在一处，所以胆子也大，认识的人也多。她们在二十余年前的当时，已经是开放得很，有点像现代的自由女子了，因而上她们家去鬼混，或到她们门前去守望的青年，数目特别的多，种类也自然的要窄。

我虽则胆量很小，性知识完全没有，并且也有点过分的矜持，以为成日地和女孩子们混在一道，是读书人的大耻，是没有出息的行为；但到底还是一个亚当的后裔，喉头的苹果，怎么也吐它不出咽它不下，同北方厚雪地下的细草萌芽一样，到得冬来，自然也难免得有些望春之意；老实说将出来，我偶尔在路上遇见她们中间的无论哪一个，或凑在她们门前走过一次的时候，心里也着实有点儿难受。

住在我那同学临近的两位，因为她们的处世知识比我长进，人生的经验比我老成得多，和我那位同学是早已有过纠葛，就是和许多不是学生的青年男子，也各已有了种种的风说，对于我虽像是一种含有毒汁的妖艳的

花，诱惑性或许格外的强烈，但明知我自己决不是她们的手，平时不过于遇见的时候有点难以为情的样子，此外倒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思慕，可是那一位赵家的少女，却整恼乱了我两年的童心。

我和她的住处比较得近，故而三日两头，总有见着面的机会，见面的时候，她或许是无心，只同对于其他的同年辈的男孩打招呼一样，对我微笑一下，点一点头，但在我却感得同犯了大罪被人发觉了的样子，和她见面一次，马上要变得头昏耳热，胸腔里的一颗心突突地总有半个钟头好跳。因此，我上学或下课回来，以及平时在家里或出外的时候，总无时无刻不在留心，想避去和她的相见。偶遇到了她，等她走过之后，或用功用得很疲乏把眼睛从书本子举起的一瞬间，心里又老在盼望，盼望着她再来一次。

有时候从家中进出人的口里传来，听说“她和她母亲又上上海去了，不知要什么时候回来？”我心里会同时感到一种像释重负又像失去了什么似的忧虑，生怕她从此一去，将永久地不回来了。

从芭蕉叶似地重重包裹着的我这一颗无邪的心，不知在什么地方，透露了消息，终于被课堂上坐在我左边的那位同学看穿了。一天礼拜六下午，落课之后，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今天下午，赵家的那个小丫头，要上倩儿家去，你愿不愿意和我同去一道玩儿？”这里所说的倩儿，就是那两位他的邻居的女孩子中的一个的名字。我听了他的这一句密语，立时就涨红了脸，喘急了气。嗫嚅着说不出一句话来回答他，尽在拚命的